



著 藩 東 蔡 越 古

義演后太西

冊 二 第

圖繪

西太后演義目次

卷一

第一回	述勝朝暢談楔子	溯后族順敘髫年
第二回	奔父喪無意得賻儀	幻仙宮有緣逢艷侶
第三回	天語傳宣循章選秀	雲程發迹應旨入宮
第四回	列宮眷供直坤闈	近天顏仰承帝澤
第五回	沐慈恩貴人升位	侍御寢皇子懷胎
第六回	咸豐帝喜產佳兒	曾侍郎獨邀慧鑑
第七回	邀曠典貴妃歸省	預邦交哲婦失謀
第八回	用內言嚴旨賜帛	開外釁挈眷蒙塵
第九回	慘遭縱火淀園被焚	望斷回鑾熱河馳謁
第十回	定密謀啓程返蹕	戮輔臣創制垂簾

卷二

第十一回

平粵商特頒懸賞

譴親王隱飭朝綱

第十二回

奉密旨權闖出都

驚耗問慈幃肇釁

第十三回

冊立中宮大婚成禮

詔諭親政母后撤簾

第十四回

同治帝微行縱樂

圓明園諫阻興工

第十五回

染瘡毒穆宗賓天

絕粒食穀后殉節

第十六回

上遺疏痛陳繼統

改俄約幸得使才

第十七回

東太后中計暴崩

恭親王遭讒去職

第十八回

奉慈命爵帥主和議

隨醇王總監閱兵操

第十九回

幸名園嘉諭權闖

擬歸政指婚懿戚

第二十回

神機營赴園供校閱

祈年殿失火釀奇災

卷三

第二十一回

祝慈輟先期備盛典

聞敗報降旨罷隆儀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讒被謫

骨鯁臣強諫充邊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聯俄遣訂密約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連疏請變法

光緒帝百日促維新

第二十五回

洩祕謀三次臨朝

反舊政六人斃命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義和團旁延畿輔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誤信邪術

頒戰諭開罪友邦

第二十八回

訂特約江督保民

走制軍津門失守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權燕市流血

鴛鴦折翼宮井埋魂

第三十回

失京師出奔慈駕

開和議懲治罪魁

卷四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權議款

寓西安下詔回鑾

第三十二回

儲君被廢安輦入京

新政重行臨朝布敕

第三十三回

兩全權與俄訂約

二慧女隨母入宮

目 錄

四

第三十四回	中戲迷詳究聲歌	講新學兼陳政法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覲開盛宴	榮中堂棄世上遺言
第三十六回	萬牲園太后臨幸	海晏堂西女寫真
第三十七回	畫戰域中立布條規	斥臺官西巡闢妄語
第三十八回	萬壽屆期力辭徽號	五臣歸國特降綸音
第三十九回	納歌姬言路起風潮	防黨入政府頒憲法
第四十回	望龍髯瀛臺留恨	迴鸞馭塵夢告終

西太后演義卷二

第十一回 平粵會特頒懋賞 謹親王隱飭朝綱

却說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所有國家政務。東太后素性沈靜。不願多言。那時西太后仗着才能。凡召對臣工。取決萬幾。統是由他作主。東太后拱手受成而已。西太后既除了載垣。端華。肅順三人。復將他平日黨羽。罷黜治罪。然後下一懿旨。略謂首惡已除。餘黨概免株連。爾大小臣工。此後宜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得再蹈惡習。自取罪戾云云。欲要守正不阿。除非請兩宮撤簾。於是王大臣及侍御等。又交頌西后仁慈。不爲已甚。其實與西后反對的人物。已是一掃而空了。西太后又想起圓明四春。當日爭寵。早擬除滅了他。只因回鑾訓政。忙個不了一時。無暇下手。此時三凶已去。朝右肅清。便擡出祖制二字。說宮內不准容留漢女。把四春一一驅逐。又密囑龍監安得海。叫他即日發落。安太監狐假虎威。立刻到四春娘娘處。宣旨。攆出。并不准他攜帶物件。四春娘娘還想哀求。怎禁得安太監的兇悍。一聲吆喝。手下宮監一齊動手。把四春娘娘的穿着的宮衣。戴着

粧盡行脫卸牽扯出宮。可憐這四春娘娘。花容狼藉。涕泗橫流。首似飛蓬。面如黃蠟。前比時圓明爭寵。情景何如。出宮時。尚有宮人瞧着。代爲歎歎。後來竟不知下落。或說是被令。人有無限滄桑之感。鴆死。或說是由杖斃。當時守着秘密。不好妄測。只遇着這位很心辣手的西太后。就使殺幾個王大臣。也是沒甚納罕。何況那無權無勢的四春娘娘。到這地步。還有什麼不死。不過較漢朝人彘。唐室醉姬。稍差一點。便算是西太后的仁德。人彘。醉姬。胎痛千古何死法。吾知西太后只是西太后。恰也英明。處置宮禁。原是一絲不漏。對付外省也覺手段且比呂武爲優。井井有條。聽政後。卽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及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概歸節制。旋復加協辦大學士銜。又拔沈葆楨爲江西巡撫。李鴻章爲江蘇巡撫。左宗棠爲浙江巡撫。東南一帶。以次蕩平。長毛悍酋。四處縱逸。復被各省大吏。搜殺擒戮。無一漏網。如太平英王陳玉成。被苗沛霖擒送勝保軍營。梟首河南。太平翼王石達開。被川邊土司擒解賂秉章軍營。正法成都。還有親王僧格林沁。擒斬捻首張洛刑。雲南藩司岑毓英。擒斬回匪馬榮。隨處告捷。懋賞有差。到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藩弟國荃。攻克南京。閉城搜殺三日。夜屍橫徧地。血流成渠。太平酋目三

千及兵十餘萬皆被戮。生擒洪仁達李秀成等。天王洪秀全已服毒自盡。由官軍發掘。剖尸揚灰。積年巨寇。一旦掃除。只秀全子福瑨。突圍出走。尙在逃中。捷報到京。朝廷動色相慶。兩宮太后更懷慰的了不得。當用同治帝名義。下一諭旨道。

本日據官文會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告捷。克復江寧省城。逆首自焚。賊黨悉數殄滅。並生擒李秀成洪仁達等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喜悅。髮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以來。由廣西竄兩湖三江。并分股擾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踪幾徧天下。咸豐三年。占踞江寧省城。僭稱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我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討。特命兩湖總督官文爲欽差大臣。與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一帶。籌辦東征事務。復特授會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東征江皖賊匪。號令既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遺詔諄切。以未能迅殄逆氣爲憾。朕以冲幼。寅紹丕基。祇承先烈。恭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指示機宜。授會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受任以來。卽建議由上游分路勦辦。飭彭玉麟

楊岳斌曾國荃等。水陸並進。疊克沿江城邑。百餘處。斬馘外援逆匪十餘萬人。合圍江寧。斷其接濟。茲據官文曾國藩奏克復江寧詳細情形等語。此皆仰賴吳蒼眷佑。列聖垂庥。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才。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民臣之望。自維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未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己。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踞江寧。亦十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數百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着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堅忍耐勞。公忠體國。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襲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欽此。

隨又下旨。錫封有功諸臣。並頒發銀牌四百面。賞給曾營將士。一面令各路官軍。搜勦長毛餘孽。長毛嗣主洪福瑱。隨着堵王黃文金出逃。先至浙江湖州府。被官軍截回。繼至安徽寧國府。又遇着官軍。沒奈何再竄至浙江淳安縣地方。巧值浙將黃少春。率兵

截住殺了一陣。黃文金墮命。洪福瑱拚命逃去。隨帶僧目。已寥寥無幾。潛至江西。偏板清吏席寶田聞知。發兵掩襲。可憐這日。暮途窮的洪幼主。逃入石城附近的荒谷中。總道山僻人稀。或可苟延殘喘。誰知席軍利害得很。窮山人谷的搜尋。不到數日。已將洪福瑱生擒。解到南昌。由巡撫沈葆楨飛章奏聞。奉諭就地正法。長毛窮凶極惡。宜乎無後。不足爲洪氏太平天國。遂成爲過去的歷史。翦滅無遺了。只有擒首張洛刑。雖已受擒。他的從子張總愚。還是猖獗得很。糾合黨羽。任柱賴文洗。東馳西突。蔓延爲患。擒者捏也。亡命各徒聚捏成隊。四出劫掠。故謂之擒。俗語叫他擒子。道咸以前。就有這種擒匪。至洪楊亂起。擒匪趁勢橫行。先由給事中袁甲三等帶兵往勦。日久無功。後命親王僧格林沁繼勦。方將擒首張洛刑擒住。攻破他雉河集的老巢。隨即追襲擒衆。從安徽至河南。從河南入山東。沿途屢中敵伏。喪失將士頗多。僧王大憤。恨不得滅此朝食。自率親兵數千。先大軍行。遇着擒匪。不管什麼得失。只有追殺一法。擒匪張總愚賴文洗等。勾集黨羽數萬衆。竄迹曹州。用了四面埋伏的計策。專等僧軍到來。僧軍晝夜窮追。趕到曹西。已是人困馬乏。軍士俱望休息。偏偏僧王不肯催趲。前進到了日暮。已入伏中。一聲砲響。

前山後嶺左澤右陂殺出無數擒匪把僧王困在垓心。憑你僧王勇悍過人也是衝突不出。可見徒勇無益被圍半夜降卒復叛。擒匪乘時殺入。霎時間全軍覆沒。僧格林沁及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戰死。惡耗到京。兩宮太后統是震悼得很。降旨議卹。予諡。自不消說。只繼任討擒的人。朝中無一良帥。仍由西太后主張。命曾國藩督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專力討擒。兩江總督的職任。改委了李鴻章。這位老成持重的曾國藩與僧王性情大不相同。他却圖個萬全計策。想出一個圈地制擒的法子來。奏稱擒匪已成流寇。官兵不能與之俱流。現惟分設四鎮重兵。防勦兼施。安徽以臨淮爲老營。山東以濟寧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一處有急。三處往援。首尾相應。方可以拙補遲。徐圖功效等語。兩宮太后覽奏。也不好駁他。只得批了准照所請四字。由他緩緩的布置。惟西太后聽政四年。所有夙讎報復殆盡。又把那同胞的妹子配與醇王。已經成婚。正是夙願盡償。非常欣慰。一日臨朝。部臣呈上交議案件。乃是兩廣總督毛鴻賓降級調用。西太后覽畢。便向東太后道。毛鴻賓照例降級。兩廣總督的缺分。不如着吳棠去罷。東太后尙未答言。左邊站立的一位親王。已先跪奏道。吳棠

現職不過是個漕督。資格上似乎太淺呢。西后微睜鳳目。見是恭親王奕訢。便沈着臉道。叫他署理也屬無妨。恭王道。署理與實授相去不多。西太后不待言畢。便道。從前粵匪擾亂。所有立功的大臣。多是不次超遷。纔得他感恩知奮。成此鉅績。難得這漕督吳棠獨不便升任。粵督麼。恭王道。粵督係重要職任。吳棠資望太輕。恐怕不能服衆。奴才並非與吳棠有隙。不過蒙慈恩寵眷。曾許議政。所以不得不參一末議呢。西太后道。誰不知你是議政王。只用人。大權究不是操在你手。我要簡任一個。吳棠你便硬要與我爭執。過此以往。凡事都可由你專擅。這要用我等垂簾聽政。做什麼。一語緊一語。西太后確是很辣。恭王聞到這話。不由的勃然怒發。竟昂頭道。奴才自知無才。所以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既知奴才庸。驚還請賜恩。撤去各差。俾奴才做個盛世散人。不勝感激。說畢。就豎起左足。作欲立狀。這一着。乃是恭王大失着。清制遇臣工召對。不許無故起立。所以防變未然。此次恭王驟欲起立。偏被這靈心慧眼的西太后。瞧入目中。立叱侍衛糾儀。侍衛奉旨入內。即將恭王引下。西太后便語東太后道。奕訢自恃懿親。敢違祖制。若非立加懲戒。將來臣下效尤。還成什麼體統。東太后徐答道。懲戒他一次。也是應該的事情。

西太后卽喚軍機大臣上前。隨命道：「奕訢侵朝廷大權，濫舉妄動，應褫去議政王職任，並撤去一切要差，以示懲儆。你等可擬旨下頒罷軍機大臣，唯唯聽命。」兩宮太后當卽退朝。是日卽頒出上諭，略如西太后言。又加上辜恩溺職四字。次日卽命吳棠署理兩廣總督。原來吳棠係西太后恩人。小子曾於二回中表明。咸豐時，已由西太后暗中保薦，歷級上升，至垂簾聽政後，吳棠官至漕督。西太后尙以爲未足，因乘粵督開缺，卽將吳棠調補恭親王。未識原由，偏偏要循資任用，遂碰了一個大釘子。叙出原因，令但恭親王是當時第一位勳戚，忽然罷職，未免人人自危。惇親王奕訢等先後陳請，統把議親議功的典例，援引入告。懇兩宮太后開恩起復，給事中廣誠上了一摺，尤說得痛切異常。大致謂廟堂之上，先啓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勤勞云云。廣誠頗有膽量。東太后覽到此摺，心中有所感動，就與西太后商量，意欲把恭王開復原職。西太后未以爲是，因礙於面子，不得已將惇王等摺發交王大臣覆議。過了兩日，由禮親王世鐸領銜，覆奏奕訢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尙可酌量錄用等語。西太后至此不能盡違衆議，因與東太后聯名下旨，冠以上諭道：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諸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重事。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遇事優容。不加責備。率至驕盈矜夸。鮮克有終者。可爲前鑑。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次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戒。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悖親王等摺。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尙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既明白宣示。恭親王着卽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欽此。

這旨一下。恭親王奕訢。免不得入朝謝恩。各親王等。又勸恭親王卑以自牧。不應倚老賣老。恭親王也覺自悔。在人檐下。過不敢不低頭。這副急淚從何處得來無非熱中而已。既奉了諭旨。當卽于次日入朝。伏地痛哭。深自引咎。

朕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親王因謝恩。召見。伏地痛哭。無以自容。

當經面加訓誡。該王深自引咎。頗知愧悔。衷懷良用惻然。自垂簾以來。恭親王在軍機處議政。已歷數年。受恩既渥。委任亦專。其與朝廷休戚相關。非在廷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謗。稍不自檢。卽蹈愆尤。所期望於該王者甚厚。斯責備該王者不得不嚴。今恭親王既能領悟此意。改過自新。朝廷於內外臣工。用舍進退。本皆廓然大公。毫無成見。況恭親王爲親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豈肯初終易轍。轉令其自耽安逸耶。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圖報稱。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諉。以副厚望。欽此。

恭親王經此挫折。遂不敢與西太后反抗。辦理一切政務。自然奉命惟謹。把一個。譽。謬。謬。的王。公。化。作。唯。唯。諾。諾。的。奴。才。了。也。被。西。太。后。扳。倒。是年秋間。舉行文宗葬禮。以孝德皇后從葬。孝德皇后。就是文宗的元妃薩克達氏。文宗未卽位時。元妃已薨。此次同葬定陵。所有典禮。均由恭王奕訢承辦。且因軍務浩繁。籌款維艱。由恭王發起。捐俸助集葬費。凡內務府及各部官員。無不孝敬捐納。遂得湊成巨款。臨葬時。輶轎首轍。輦輅盈途。兩宮太后及幼帝以下。一律從行。至定陵。禮官讀祝。喇嘛唸經。然後將皇棺告窆。置金

圭玉笏珠串等於棺上。其餘一切珍寶陳設。一一安置陵內。乃封門。既返。復由兩宮太后下諭。嘉獎恭王。說他盡敬盡誠。有條有理。從前譴責的諭旨。著毋庸編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勲勞。保全令名至意。於是恭王復漸得寵眷。所失權柄。依次恢復。爲下文謀去安得海伏線這是後話。慢提。轉瞬間已是同治五年元旦慶賀。循行大典。連接數日筵宴。正是醉賞昇平一派中興氣象。有刺中西太后最愛聽戲。飭安總監得海傳入有名戲子在宮中演了好幾天。戲裝不甚華美。竟將庫中所存的貢緞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至千金。這個消息傳入御史耳中。免不得有幾個忠臣硬來出頭。奏摺中不敢指斥太后。只好參劾太監。西太后以帝名批答。略說所奏甚是。本朝從不許太監預政。並不許其乘間進言。二百餘年綱紀明肅。自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以來。恪遵家法。從不許太監稍有干政之端。如太監中有肆其狐媚之術。巧爲嘗試者。須立即懲治不貸。批語似甚詳切。其實統是紙上畫刀。無關痛癢。安太監的權勢日盛。一日宮中稱他小安子。除兩宮太后外。要算小安子說話最靈。沒一個敢違背他。西太后因他侍奉有功。更兼人物漂亮。異常寵幸。有時竟把御用的龍衣及玉如意賞給與他。龍衣可賜如意可給西太后之情不言而喻小子曾有

俚句一首道。

到底中官是禍胎。興衰莫調數。應該慈禍。雖是英明。甚煬蔽都從嗜好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至下回再叙。

粵寇之平。全賴曾國藩。西太后特別重任。不可謂非慧鑑。厥後肅清捻衆。雖非曾氏所手定。然其圍地制捻之策。實足制捻衆之死命。李鴻章遵其遺算。卒以平捻。故謂其功由曾氏。未始不可。卽謂曾氏之功。由西太后造成之。亦無不可也。至於恭王被譴。因升遷吳棠而致。西太后爲酬恩故。不惜去一勳戚。未免以私害公。不知此正所以見西太后之才。玩一親王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復之以示恩。能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其善於操縱也。且升任吳棠以報德。亦無非。西太后厚處不足爲病。至寵幸小安子而驕侈之心。始漸萌矣。閱者於夾縫中求之。自有分曉。

第十二回 奉密旨權閣出都 驚耗問慈闈肇釁

却說西太后重任曾國藩。令他督師剿捻。自同治四年夏季起。至五年秋季。相距一年有餘。捻衆馳突如故。國藩沿運河築牆爲圍。捻計。捻酋張總愚。任杜。賴文洸等。分路衝